

稱心如意

四幕喜劇

# 序

去年冬天，陳麟瑞先生請上館子吃烤羊肉。李健吾先生也在。大家圍着一大盆松柴火，拿了二尺多長的筷子，從火舌頭裏搶出羊肉夾乾燒餅吃。據說這是蒙古人吃法，於是想起了「雲彩霞」裏的蒙古王子，「晚晏」裏的蒙古王爺。李先生和陳先生都對我笑說：「何不也來一個劇本？」

當時我覺得這話太遠了；我從來沒留意過戲劇。可是烤羊肉的風味不容易忘記，這句話也跟着我再擦撥了我。年底下閒著，便學作了「稱心如意」。先送給鄰居的陳先生看，經他懇切批評後，重新修改。以後這劇本就轉入李先生手裏。忽然李先生來電話說，立刻就排演，由黃佐臨先生導演。李先生自己也粉墨登場，飾劇中徐朗齋一角。這真是太稱心如意了！

不過我對於這劇本本身，並不愜心滿意。匆促地搬上了戲台，我沒有第二次修改它的機會；公演以後，更沒有修改的勇氣。直到現在，世界書局向我要它去編入叢刊，纔翻出來重看一遍；儘量改動了第一幕和第四幕。可是軀幹骨骼已經長成了，美容院式的修飾，總覺得是皮毛的，不根本的。對於舊作品最好的補救，還是另寫新作品。

所以當這劇本印行的機會，除掉敘述寫作的由來和感謝朋友的熱心以外，我也沒有旁的話要說。

稱心如意 四幕喜劇

登場人物：

徐朗齋

趙祖蔭

趙祖貽

趙祖懋

陳彬如

趙景蓀

錢壽民

男僕

李君玉

趙祖蔭夫人

---

趙祖貽夫人

趙祖懋夫人

錢壽民夫人

錢令嫻

女傭

第一幕



佈景 趙祖蔭客廳，陳設古雅，全套舊式紅木傢具，壁上掛名人書畫，案上設古玩磁器。  
幕開時李君玉穿青布衫站在客堂門口，王昇攔門立。

李君玉 這兒是姓趙呀？

王昇 姓趙。

李 我姓李。

王昇 姓李，很好啊。

李 我就是這兒的外甥女兒——李君玉。

王昇 沒聽見過。

李 這兒是趙家呀？你們老爺是趙祖蔭先生呀？

王昇 知道他名字沒用。我們老爺是有名兒的！

李 我是他的外甥女兒，才從北邊來，是你們老爺太太寫信叫我來的。

王昇 (搖頭) 我們老爺只有一個外甥女兒，我們三姑太太的小姐，她姓錢，不姓李。

李 我是你們五姑太太的小姐，姓李，一向在北邊的。

昇 從來沒聽見過什麼五姑太太，照你說，還有五姑老爺呢！

李 怎麼沒有呀，我爹也是有名兒的，大畫家！

昇 哦，可是我們這兒沒有這個人。

李 他新近歿了，五姑太太也早已歿了，我們一向在北邊兒的，你怎麼會知道。叫你請你們老爺太太出來，他們在等着我呢！

昇 告訴你等一會兒，老爺太太沒起來呢！今兒禮拜，大清早的吵醒了他們，我可晦氣。

李 那麼，東西讓我搬到裏面來呀。

昇 不能，刮壞了地板。

李 放在門口給人偷了呢。

昇 不是有人看着麼。

李 (向外) 彬如，彬如，咱們自己抬進來。(下與陳彬如同搬箱子網籃上。陳彬如穿着破舊的青布大褂。王昇攔阻，陳彬如推開王昇，搬箱子網籃，堆客廳正中，又下搬蒲包木板夾上。)

昇 (叉手站在旁邊) 好啊，好啊，成了強盜世界了，君子開口不動手！

陳彬如 對你這小人，只配動手。

昇 (兩手交叉胸前) 我們是不動手的!

陳 你敢!

李 彬如, 理他幹嗎——東西都全了。(點行李)

陳 咱們自己請坐吧!

李 可是, 彬如, 我倒要請你走了。

陳 別那麼過了河就拔橋呀, 怕還有用我的地方呢!

李 (笑) 多謝, 我根本沒要用你。

陳 說得響呀, 誰替你買的票, 誰送你上的車!

李 可是沒請你偷偷兒跟上火車, 瞞着我一直送我到上海呀!

陳 誰替你叫脚夫, 叫洋車, 這時候誰幫着你搬東西, 替你罵人打人的!

李 (笑) 得了, 事情完了, 坐在這兒幹嗎?

陳 別急着趕我回去, 人家上海也有親戚! 還得耽擱幾時呢!

李 你說的就是我媽媽的舅舅徐朗齋? 可是他還是你祖父的同年朋友。你自己說, 從你祖父死了, 你

父親也死了, 你們早斷了消息不來往了。他住在那兒, 你都未必知道。

陳 他有房子在上海, 他要還活着, 就該住在他自己的房子裏。



李 你真去看他？

陳 媽媽說，到了上海，看看徐朗齋老先生去。我看見了他，就告訴他有一個李君玉也到了上海了。好不好？叫他招呼招呼你。

李 這就多謝。你看他不看他，不干我的事。可是請你千萬別提起我。

陳 爲什麼？

李 他嫌我爹窮，說他拐了我媽媽的。

（趙祖蔭挾報紙上）

李 是大舅罷？我就是君玉。

趙祖蔭 君玉！啊，才到？

李 來了一會兒了，舅姆呢？

蔭 （推另一門向內）君玉來了！

李 （向門內）舅姆！（由此門下）

蔭 （注視陳）王昇！

陳 （窘）趙先生——

蔭 王昇（王昇上）這是誰？怎麼放他客廳裏坐？

陳 趙先生——

昇 送李小姐來的。(指行李) 我叫他別搬進來。他都搬進來了。

陳 趙先生——

蔭 叫他門房裏等着去。(下)

昇 聽見麼？我早對你說了！還便宜了你呢！叫你別搬進來。看刮壞了地毯——

陳 不跟你說話！替我出去！

昇 叫你出去！這兒可是你坐的？

陳 混帳！你是什麼東西。

昇 睜大眼睛認認你的老子爺爺！

陳 什麼話！

昇 你老子爺爺，叫你出去，大門口，石階上，蹬一會兒歇歇去。

(陳憤然上坐)

昇 你有眼睛麼？這兒可是你撒野的地方！(拉陳)

陳 你這君子人也動手了！

昇 上頭命令——(兩人相扭下)(李君玉聞聲急上)

李 彬如！嚶？

(趙祖蔭夫人上)

蔭夫人 找人？

李 走了我還有話呢。

(蔭挾報上)

蔭 找送你來的人麼？王昇。

(昇上)

昇 (撫臉) 混帳王八羔子！滾他媽的蛋。這傢伙，開口罵人，動手打人，抬腳踢人。

蔭夫人 誰啊？

昇 送李小姐來的那傢伙。

李 他幹嗎打你踢你？

昇 就沒看見過那麼不講理的東西！

蔭 叫他來。李小姐有話吩咐他。

昇 他走了。

李 走了？

蔭夫人 找他回來。

昇 還得全付武裝了，才開得大門兒（下）

李 可是，大舅，那是送我來的朋友。

蔭 朋友？

李 朋友。

蔭夫人（忍笑）君玉，你那兒找來的朋友？

李 我們從小認得，他舅舅跟我爹是好朋友。

蔭 君玉，所以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再留在北邊兒，這事不是鬧鬧玩兒的。你媽媽那時候也就是像你一樣，好好兒的去看中了一個窮畫家，又沒家世，又沒家產的。你想，她是頂寶貝的小女兒，誰都捨不得她哪。可憐，嫁出去不到兩年，就活活的苦死了。你父親跟我們不來往，我們也無從來照應你。現在你來了，我就得管著你了。

蔭夫人 祖蔭，這話慢慢兒講得了。

蔭 可是——

蔭夫人 先看完了你的報，（拉君玉坐）君玉，你大學幾年級了？

李 一年。才唸了半年。

蔭夫人 啊，可惜，你父親歿了，你就住在家裏？

李 沒什麼家了，我教小學，就住在學校裏。

蔭夫人 噯呀，君玉，你該早些寫信。我們可以早來接你。你父親的事，我們也可以幫着料理。

李 我們就是沒家世沒家產的窮人脾氣，不肯依靠人。

蔭夫人 君玉，說得真好玩兒！——你的信寫得那麼好，是自己寫的？

李 我沒有書記。

蔭夫人 這孩子，真有趣！說是你還會打字呢？

李 胡亂打打。

蔭夫人 你真能幹，君玉——

(王昇上)

昇 也知道我利害——嚇——影兒都沒了！生了四條腿兒跑了！

蔭 (抬頭) 跑了就完了！(低頭繼續看報)

昇 不跑就揍他一頓，叫他認得他老子。(下)

李 (怒) 這是什麼規矩？

蔭夫人 他懂什麼。

李 你們知道是我的朋友——

蔭 (抬頭) 君玉，別說朋友！

李 是我的朋友，給他得罪了——

蔭夫人 君玉，你累了把？

李 我不累，一點兒不。

蔭夫人 我真沒想到你今天會來，真是天上掉下來似的。

李 呀！沒接到我的回信麼？

蔭夫人 信是早接到了。你臨走不打個電報來。——你舅舅銀行裏事情忙，記不了這許多事。

蔭 (抬頭) 啊呀，幸虧你提醒了。我還有幾封信沒寫呢。

蔭夫人 現在不用忙了。明天叫君玉替你寫。

蔭 我今天就要寄。(下)

蔭夫人 你舅舅的書記不得用。真不方便。做一個銀行經理，好像做了一個國務總理似的，忙得飯都沒功夫吃。這許多信都要自己動筆，怎麼成。偏又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人。所以我急着等你來了，我也了了一件大事。

李 我？我做書記？

蔭夫人 是啊，你再配也沒有了。

李 怕我不會吧？

蔭夫人 有什麼不會的！抄抄，寫寫，有時候打一點兒字，稿子都是他自己動手。

李 怕不是那麼容易罷？那麼大一個上海，就找不出一個抄抄寫寫的人材？舅舅那麼忙，一個抄抄寫的書記幫不了多少忙吧？

蔭夫人 你那兒知道，你舅舅脾氣怪啊！他只要抄抄寫寫的書記。可是男的書記他就用不慣。十個九個，都愛搽一頭香油，聞得他噁心。

李 找一個剃和尚頭的。

蔭夫人 是啊，一次來了一個剃和尚頭的，偏偏是熱天，那一雙腳啊。（掩口搖頭笑）

李 臭？

蔭夫人 簡直受不了！

李 換一個。難道剃和尚頭的都是臭腳不成！

蔭夫人 君玉！說輕點兒，怪難聽的。——

李 不是麼？

蔭夫人 我告訴你，差不多總是那樣。——好容易得了一個不香不臭的，他又是超人一等，不肯抄抄

寫寫，愛自作主張的改他稿子。

李 那就不用女書記得了。

蔭夫人 是啊，他是愛用女書記。可是不好看的，他又嫌她們醜，看見了頭痛。美的呢，又嫌她們妖精似的靠不住。

李 那麼舅舅得找一個不男不女的了。

蔭夫人 君玉！真說得好玩兒。我肚子都笑痛了。（拍李肩）告訴你吧。除了你，沒人配做你大舅的書記。

李 可是我頭上也有香油。

蔭夫人 你是女書記，不要緊。

李（笑）可是——我還以為自己很美呢！

蔭夫人 你這孩子！你自然很美。可是你是他的外甥女兒，你妖精不妖精，我總放心。

李（笑）啊！大舅姆！是你不放心大舅用女書記，所以叫我來。

蔭夫人 君玉！真要命！怎麼給你想出來的！我們不放心你一個人住在北京，所以接你來。

李 我很感謝。

蔭夫人 這話就錯了，那是我們應當的，不是麼？我天天在想你呢。你二舅四舅三姨都在等你來呢！

李 他們有功夫想到我？



蔭夫人 呀！天天在說你。今天就巧得很，你二舅二舅姆，三姨三姨夫都來吃飯呢。

李（跳起）哦，大舅姆！差點兒忘了。網籃裏有兩隻油雞，德州的油雞。不知道壞了沒有。

蔭夫人 我就心領了，你留着送人吧。

李 我送誰啊？

蔭夫人 送你二舅姆。你大舅從來不吃外邊兒買的煮現成的東西。

李 哦！——這是鴨兒梨——天津來的——

蔭夫人 是這裏面出來的味兒麼？

李 什麼味兒是？吧！火車上熱，爛了好些了。

蔭夫人 好的理出來。你二舅姆頂愛吃這個。（指木夾）那是什麼東西？

李（忙解繩）我爹的畫。都是有名的。我想送大舅二舅三姨四舅各人一張。

蔭夫人 回頭看吧，君玉。快吃飯了。

（蔭上）

蔭（繭眉）什麼東西？

蔭夫人 名畫！送你們的。

蔭 別攤出來了，二弟他們快來了吧？